

為了天邊那朵雲

作家的中學時代

王宇鴻 選編

湖北教育

12825.6
90

王宇鸿选编

为了天边那朵云

作家的中学时代

内 容 说 明

“作家”，在中学生眼里是两个迷人的字眼，不少中学生幻想自己成为一名迷人的作家。作家的中学生活因而也具有了迷人的色彩。

他们的中学时代真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？请看本书。

为了天边那朵云

——作家的中学时代

王宇鸿 逸编

•

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930毫米32开本 3.5印张 1插页 60,000字

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000

统一书号：7306·437 定价：0.47元

《中学语文丛书》编委会

主 编	陶本一		
副主编	李文儒	陈金安	
编 委	于亚中	马世一	方仁工
	申士昌	朱寿同	李文锦
	陈钟梁	张春林	陶伯英
	冯方华		

编者的话

《语文报》是中學生、青少年學語文的報，《中學語文叢書》是中學生、青少年學語文的書。

《語文報》上受讀者歡迎的專欄文章是本叢書的主要基礎；叢書在專欄文章的基礎上充實擴展，同時也吸收青少年急需而又不宜於《語文報》連載的內容獨立成書。每本書力求在某一方面更系統些、更集中些、更深入些、更實用些，也更有趣些。

《語文報》一直辦下去，《中學語文叢書》就一直編下去。《語文報》被廣大青少年當作學語文的好夥伴，本叢書也希望能成為青少年學語文的好夥伴。

為此，我們特意請參加過《語文報》舉辦的各種競賽活動並獲獎的中學生為叢書作序，請全國各地的中學生書法愛好者題寫書名，青少年朋友讀了看了，是否覺得更親切些？

《中學語文叢書》編委會

一九八五年八月

献给想当作家的伙伴们

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 刘 旭*

我曾如饥似渴地读过不少作家的优秀作品，并且被作家那优美的文笔和作品中动人的形象深深地感动；我曾梦想自己也成为作家，用一支“神来之笔”去塑造千古不朽的艺术形象。

《语文报》的编辑叔叔让我先读了这部书稿，真感谢叔叔们及时编辑了这样一本好书，她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，受到了不少有益的启示。

原来，作家的中学时代并不神秘，他们和我们过着同样普通的生活，相比之下，我们的条件比他们更好。作家在中学时的作文，也不是篇篇都是佳作，只不过他们肯下功夫，比我们更勤奋；作家在中学时，也并非个个都是“神童”，只不过他们虚心好学，比我们更刻苦。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，得益于中学语文课，得之于中学语文教师；对于中学时代，作家是多么留恋而珍惜啊；对于老师，作家是多么怀念和尊敬啊……

* 作者是“十六城市中学生语文邀请赛”场外竞赛特等奖获得者

读着一篇篇发自肺腑的经验之谈，我心潮激动，思绪万千。想想吧，我们今天的中学时代是多么幸福，多么美好！我们再也不用象抗日逃亡学生那样颠沛流离，再也不用象“文革”期间的学生那样读书还要躲躲藏藏，没有饿肚子的威胁，没有扣帽子的忧虑……相反，我们有兢兢业业的指导老师，我们有图书馆琳琅满目的图书，我们有比以往更丰富多采的课余生活，这一切为文学幼苗的成长提供了多么肥沃的土壤。想当作家吗？再不要埋怨没有名家指点，也不要忧虑没有伯乐引荐，公刘伯伯说得好：“关键还在于个人是否刻苦努力，关键还在于是否泯灭了爱国心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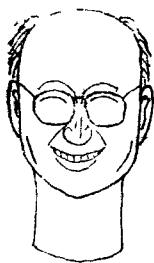
当然，并不是每一个中学生都可以成为作家。然而，在中学时代打好语文基础却是十分重要的。学好语文，首先要学好课文，其次要大力开展课外阅读，这是作家们的共同经验。可是，蒋子龙叔叔的《我和儿子》反映了我们现在中学生的实际情况，从小学到大学要经过多少次考试啊，平时沉重的作业负担，那么多门课程，哪门能不好好学呢？我们用什么时间去阅读浩如烟海的文学名著呢？教育也应改革，我希望作家以及社会各界为我们呼吁！

“为了天边那朵云”。多美的书名，引我遐想；“作家的中学时代”，多好的内容，使我向往！这是一本好书，我衷心地向同学们推荐。

目 录

不可泯灭了爱国心·····	公 刘 (1)
我和儿子·····	蒋子龙 (5)
我在中学时代的创作·····	刘绍棠 (8)
少年履痕	
——初中生活琐记 ·····	焦祖尧 (12)
我们都象牛·····	鲁 光 (17)
写作的“酵母”·····	叶文玲 (20)
书·语文课·老师和我·····	肖复兴 (26)
学好语文，为理想奠定基础·····	顾笑言 (30)
要给自己横个竿·····	祖 慰 (33)
练好选词造句的基本功·····	梁晓声 (36)
为了天边那朵云·····	李玲修 (40)
读书点滴·····	张抗抗 (44)
我的一次冒险·····	赵丽宏 (49)
得之于中学语文课·····	张石山 (52)
我心里的“秘密”·····	蔡测海 (54)
广大的世界·····	咸 一 (57)
苦难的历程·····	林 帆 (62)
兴趣的反省·····	梁 衡 (68)

那个宁静的河湾·····	魏继新 (71)
在赵树理的母校里·····	王东满 (74)
老师的“评语”鼓励了我·····	王路遥 (77)
两件小事·····	韩石山 (80)
热爱大自然·····	张 炜 (84)
吞噬和咀嚼·····	丁 芒 (87)
书 迷·····	庄之明 (91)
我与书·····	欧阳文彬 (94)
幸福的回顾·····	谭文波 (99)
不上学的中学时代·····	李君旭 (102)
笨中见巧·····	崔 巍 (104)



不可泯灭了爱国心

公 刘

我的少年时代，基本上是在江西吉安青原山的国立第十三中学校度过的。

我家家境贫寒，如果不是当时成立了专门招收日本占领区的流亡学生，全部免费，吃饭不要钱的国立中等学校，我肯定念不完中学，更谈不上后来的大学深造了。

认真说起来，我的语文基础是由我父亲用强迫的方式帮我打下的。我父亲有比较厚实的古文底子，又懂得一点新学。自发蒙以来，他亲自教我读孔夫子的《论语》和梁启超的《饮冰室文集》，我算是受到了一种从汉语（包括现代汉语和古汉语）、语法修辞、逻辑乃至书法“一把抓”式的家庭教育。我的一位姐姐，又省下她的奖学金（她由于品学兼优，同时享受到江西省和浙江省的双份“奖学金”）给我订阅那个时代的《小朋友》之类图文并茂的儿童读物。这就更加吸引着我，不知不觉地一步一步地走上了

热爱文学的道路。长辈们是开明与宽容的。对我的课外阅读，除了不许看什么《七侠五义》——直到今天，我始终不曾碰过这些武侠小说——之类以外，概不干预。这么一来，我的思想感情的天地就非常广阔了。在进入中学前，我已经初步接触到鲁迅、茅盾、巴金、冰心、叶绍钧、落华生等等大家；尔后又渐渐爱上了苏联文学，这些自然都是后话。

然而，真正系统地、扎实地学到一点中国古典文学知识，还是在高中阶段。整个的高中三年，我有幸遇上了一位令人终生难忘的好老师——现任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的余心乐先生。他讲授《桃花源记》时的惊喜之状和讲授《秋声赋》时的凄楚之情，至今仍然历历在目。我以为，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，不但有真才实学，而且充满人情的好老师。他讲课时态度严谨，成语典故背诵如流。这说明了他的博闻强记；神采飞动有声有色，这说明了他的职业自豪感。这些，都促使我这个当学生的也不禁陶醉其中，把听语文课当作了一大乐事。他过细地批改作文，从不潦草厌倦，甚至从不使用套话作批语。我的作文几乎篇篇都能得到余老师的恰如其分的鼓励。这是我回忆起来就感到愉快并且引为荣幸的事。很难设想，如果没有余心乐先生的谆谆教诲，我能达到今天的水平。

至于我的学习方法，倒并无什么特别之处，总结起来，一个是字典（不是一般的字典，而是《辞源》、

《辞海》)不离手，一个是笔记做得勤，那时候抗日战争正处在最艰苦的后期，能买到一些毛边纸都是极大的幸运，因此，从计算开本到动用针线装订，都成了煞费苦心而又欢欣鼓舞的事情。然后是买那种三分钱一小袋的灰锰氧，兑上水就成了紫墨汁；再用蘸水钢笔(用钢笔是长大以后的“进化”)工工整整、密密麻麻地写满整张整张的纸页；整个的过程就象制作一件工艺品一般；这样说，绝不夸张。我以为，强调这一点不是絮叨，对今天的某些偷懒的同学很重要。想想嘛，假若拿起作业本子，一眼望去连自己都感到厌恶，那是多么的不幸啊！作文我是每篇必做的，就是病了，也得设法补上。我自己给自己约法三章：一不和别人商量，独立思考；二不重弹包括自己在内的老调。坚持这样做，当然得下一番辛苦，然而，没有这起码的耕耘，又从何谈起码的收获？

听说，如今有少数青年朋友，或者把语文学习不当一回事，或者很不愿学习，这两种态度都是不正确的。对这些青年朋友来说，第一位的问题是加强对自己祖国语文的责任感，要尊重她的美好素质和纯洁性。你写一封信，如果既缺乏文采，逻辑不顺，而又别字连篇，那么，你就不但暴露了自己的无知，而且实质上也是对爱祖国的神圣感情的亵渎，应该感到双倍的惭愧。虽然，象我那样的语文老师不是到处皆是，就整体条件说来，今日的学习

环境比我当中學生的年头要强得多，因此，我要说，关键还在于个人是否刻苦努力，关键还在于是否泯灭了爱国心。

〔作者简介〕 公刘，原名刘仁勇、刘耿直。1927年3月生于江西南昌。少年时代开始发表作品。1945~1947年在大学半工半读，积极参加学生运动，同时正式使用公刘这一笔名。1948年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。1949年参军，195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1955年调总政创作组。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，1979年改正。同年11月在四次文代会当选为全国作协理事。

先后出版十多本诗集，另有短篇小说集、电影剧本、评论集、散文集出版。



我和儿子

蒋子龙

我的男孩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，他常使我想起自己的中学时代。有时还禁不住把他和自己当中学生时相比……

上学期，在数学竞赛中他进入全校同年级的前六名，可是语文不及格。我当初在十四门功课中能拿十三个五分，唯有作文经常得四分。我很看重分数，每一次参加考试，总是出考场之后，很快就能较准确地估算出自己得多少分。不论期中期末考试，如果有一门考得不理想（不会或答错的时候极少，往往由于大意或紧张，丢掉了半道题，少写了一道式），会非常懊恼，甚至一天吃不下饭。

我们家那位八十年代的中学生，似乎不太看重分数，至少是不象我那样看重。他一方面愿意考个好分数，不及格太不光彩；另一方面又觉得考上重点中学“太受罪”，还得拚命。他每一次参加考试回来，都不能较有把握地说出自己可以得多少分。不

论考好考坏，都不会影响他的吃饭和睡眠。五十年代，我没有感到中学里有什么竞争，但那时中学生年龄偏大，同学间有的相差好几岁，有勾心斗角、出卖朋友的事情。我曾因被好同学出卖而挨批、吐血，那不是竞争，是看我说话带农村腔好欺侮，顶多是夺走我占的那个“班主席”的职位。现在就不一样了，竞争几乎从小学就开始了。到中学更加激烈，进了大学反倒可以松口气，因为“知识分子”的头衔和铁饭碗已经十拿九稳了。儿女功课不好，家长忧心忡忡，压力沉重。许多家长并不是非要子女将来出人头地，成名成家。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社会上找到一个独立生活的位置，有一个普通的劳动性的职业就行。考不上大学、中专、技校，就失去了正式就业的机会。只剩下顶替父母的一条小路，倘顶替政策有变或父母的职业不便顶替，如之奈何？可悲的是我们家的那位当事人，却并无太大的压力。上了中学，压力还在家长身上，真是怪事。

我在农村上的小学，常在夏秋农忙之际辍学，仍然看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小说，除去“三国”、“水浒”，“东周列国”、“三言二拍”等，更多的是武侠小说。当然是生吞活剥，只为了解故事。上中学考进了天津市，接触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，每星期都要跑几次区图书馆，开始阅读外国文学名著。当时的中学生学的课程不比现在少，课外活动也很多，为什么还有时间看那么多课外书呢？现在，我身边

那位中学生读过的中外文学作品，恐怕还不及当年我读过的百分之一，还只满足于听听电台的小说连播呢！但我又决不能下这样的结论：八十年代的中学生不如五十年代的中学生。不，我当中学生时倒是单纯而幼稚的，现代中学生的思想是不能用单纯幼稚来形容的。杂七杂八的知识懂得不少，该懂的却不懂，他一天到晚好象也很紧张，学校并未组织很多社会活动，为什么没有看“闲书”的时间呢？

我在写这篇短文的时候，儿子到学校参加期中考试去了，我比他还要紧张。而当年我自己是从不怕考试的，视考试如过年。也许人们谈起自己过去的历史，总喜欢讲“过五关”，而不愿意提“走麦城”。这篇小文很可能让人觉得我有“老王卖瓜”之嫌，但当了家长的人也许能体谅我的苦恼和焦虑。

〔作者简介〕 蒋子龙，1941年生于河北省沧县。1955年初中毕业，进天津重型机器厂当学徒工，1960年师满参军，在海军当制图员，1965年复员回原厂。1964年开始发表作品，其短篇小说《乔厂长上任记》和中篇小说《开拓者》，分别获得全国优秀作品奖。



我在中学时代的创作

刘绍棠

一九四九年我发表了第一篇习作，竟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，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。

当时，我十三岁，在北京市立男二中念初中二年级。是班干部，同时还是校文艺组成员，文艺壁报《雄鸡》半月刊的副主编和主要作者。

教我语文课的潘逊皋先生，古文学识渊深，不大看重现代文学。但是，对于我的爱好文学创作，却非常支持；作文课可以自己命题，写小说交卷，潘先生不但评分很高，而且在课堂上向同学们宣读，象念古文那样，一唱三叹。

我的班主任胡泽生先生是北京有名的数学教师，五四时代在北京大学求学，是火烧赵家楼的参加者。我的数学很好，胡先生很喜欢我，后来我热衷文学，对数学冷淡了，胡先生也不生气。我在晚自习时写小说，胡先生查堂，站在我的身边看，只劝我注意眼睛卫生。我没有听胡先生的话，后来成